



甘子日报
GANZI RIBAO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6年3月20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南泽仁 校对:刘娅灵
版式设计:边强

7

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康巴当代文学旗帜
人类主流文学精神



雪花
XUEHUA
【第2612期】

胖倭瓜，长豆角(外三)

◎ 迟占勇

胖倭瓜，长豆角

一大早，趁着凉快，东邻女人来到房前菜园里忙活起来。几天不侍弄，园子里就杂草丛生。这几天忙着侄女的婚事，西邻女人的菜园也荒了。趁着凉快，拔草、浇园，好一阵忙活。

东邻女人发现，西墙角的几个大倭瓜又长粗了一圈，没心没肺的样子，就知道愣长！那倭瓜秧是从西邻家爬过来的，干脆摘下来吃掉算了，东邻女人想，但她立刻为自己的想法脸红了。干啥啊，哪能这样没出息，那是人家的瓜。本想送过去，可一想起年

初那场矛盾，东邻女人就打消了念头。

西邻女人也去瞅了瞅东墙头挂下来的一串串豆角，可真喜人啊，长溜溜的，像是结伴嬉闹的苗条少女。可那是人家的。西邻女人想冲东邻女人喊一声，再不吃可就老了，但她没喊。不管了吧，就因为孩子打架，竟半年不说话，至于吗？女人想，我这是问谁呢？本是很好的邻居，这是何苦呢？我就主动些吧，行吗？

女人听见那边有动静，她知道肯定是东邻女人在忙着，于是故意咳了

一声。东邻女人听了，也故意咳了一声。西邻女人鼓了鼓勇气，喊道：“谁家的豆角啊？可该摘了啊！”

东邻女人听罢掩嘴笑了：“谁家的大倭瓜啊？没人要我吃啦！”

两个女人就如同以前一样，爬上墙头，面对面笑了起来。她们发现，那豆角秧和倭瓜秧早已互相紧紧缠绕在一起，拆也拆不开了。

当天晚上，东邻家饭桌上多了一盆香甜的倭瓜，西邻家的饭桌上添了一碗嫩绿的豆角。

老夫老妻

◎ 刘平

周末一大早，文良是被老父亲的电话吵醒的。昨晚加班，此刻文良睡意正浓，突然被电话吵醒，自然有些烦，忍不住想抱怨一句，可老父亲的一句话让他马上清醒了：“实在受不了她了！”

文良知道老父亲说的是老母亲，但还是问：“爸，受不了谁啊？”

老父亲的声音高了两分贝：“还有谁？你妈！”

“你们又咋啦？”

“你别问了，反正这次我真的不想跟她过了！”

“爸，你们老夫老妻了，干啥呀？”文良一边说，一边起身穿衣服。

“几十年了，我受够她了。”老父亲气呼呼地说。

文良想，电话里说不清楚，得回去看看，便说：“爸，您跟妈都先冷静冷静，我们就回去。”

起床后，文良打算给住在城东的妹妹打个电话，约她一起回去劝劝二老。文良刚要拨打妹妹的手机，妹妹却先打了过来：“哥，今天有空不？”

文良说：“妹妹，有啥事啊？”

妹妹说：“有空的话，我们今天一起回去吧！爸妈又吵起来了，刚才妈给我打电话，说要跟爸离婚！”

文良叹口气说：“爸妈也是，老夫老妻了，干啥呀？”

妹妹说：“得回去劝劝。”

文良说：“肯定得回去！”

“他们咋变成这样了呢？”文良百思不得其解。

在文良心里，爸妈一直是恩恩爱爱的。他和妹妹小时候，日子苦，爸妈从没吵过一次架，甚至没红过一次脸。外公外婆在世时很喜欢爸爸，因为他对妈好；爷爷奶奶在世时也很喜欢妈，因为她是好妻子、好母亲、好儿媳。可他们老了，儿女都在城里成家立业，终于没啥负担了，他们的关系却变得越来越差，每年都要吵几次架，后来甚至动不动就吵不过了。

也许正应了那句话：“人太闲就容易出事。”

文良和妹妹每个月都给二老零花钱。平常，他们在乡下养点鸡鸭，日子确实很悠闲。

驱车一个多小时，文良和妹妹两家六口人就到了乡下老家。走进那个熟悉的小院子，他们看见老父亲已经宰了一只鸡、一只鸭，正在用开水烫毛、拔毛。文良问：“爸，妈呢？”

老父亲一边拔鸡毛一边说：“不晓得。”

妹妹说：“爸，妈去哪儿了，

您咋都不晓得呢？”老父亲说：“我管她干啥？她爱去哪儿去哪儿。”文良和妹妹心里都有些急，妹妹掏出手机正要给老母亲打电话，忽然看见老母亲手里拎着一大鱼进了院门。

老父亲不搭理老母亲，老母亲也不搭理老父亲。

文良的妻子在厨房里操作午饭，文良和妹妹分别把老父亲、老母亲请到一边做思想工作。文良对老父亲说：“爸呀，您跟妈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呀，现在究竟是咋啦？”

老父亲喃喃道：“哪个晓得是咋回事呀？”

文良说：“你们这次又是为了啥吵呀？”

老父亲看看文良，不说话，只是神情有些异样。

文良又说：“爸呀，有啥事您就让妈一点。”

老父亲又看看文良，还是不说话。

“老夫老妻，多互相体谅。”

“别说‘不过了’‘离婚’之类的话，伤人。”

又劝了一阵，像前几次一样，老父亲终于答应跟老母亲和好。那边，妹妹也把老母亲劝通了。众人都到客厅沙发上坐下，文良给二老各泡了一杯茶，笑盈盈地说：“爸、妈，喝点茶。”

老父亲端起茶杯呷了一口，轻轻放下茶杯，扭头对老母亲说：“要不是看娃娃的面子，我才不会搭理你。”

老母亲马上怼回去：“我搭理你，也是看娃娃的面子。”

文良和妹妹都笑了。

午饭很丰盛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

午饭后，文良去外面溜达，其他人陪二老在客厅看电视、聊天。溜达到后院张家婶家院门口，张家婶跟文良打招呼：“文良，回来看你爸妈啦？”

文良笑着说：“嗯，张家婶，回来看看。”

闲聊几句，文良突然想向张家婶打听，老父亲、老母亲这次吵架究竟是为了啥。今天他和妹妹问过二老，可他们啥也没说。文良走到张家婶跟前，小声问：“张家婶，今天早上我爸妈为啥吵架呀？您晓得不？”

张家婶看着文良，一愣，片刻后说：“吵架？今早你爸妈没吵架呀！”文良一下有些糊涂了，说：“那昨天晚上呢？”张家婶说：“昨晚也没有吵呀！”顿了顿又说，“文良，你听哪个说你爸妈吵架呀？别说吵架了，这么多年，我就没看见你爸妈红过一次脸，一直恩恩爱爱的。”

文良先是有些懵，后来终于突然明白了什么。近年，他们每次回老家，几乎都是因为老父亲和老母亲“吵架”……

“不能让他们再‘吵架’了！”文良想，心里涌起说不出的愧疚。

宝贝

那天下楼闲逛，小区单元门口几个老人打算玩对调，三缺一。邻居老张说，晚点，来救救场。我正没事，就答应了。这才正和我对家的是一个抱着一只小狗的老头。老头七十多岁的样子，那只小狗，纯白色，我对狗没研究，也不知道啥品种，倒是看着挺可爱的。但我还是觉得有点别扭，放到地上也就罢了，玩对调还抱着，那个小狗也够粘人的，不停地在老头怀里扭来扭去，还不

时地伸出红色的舌头去舔老头的满是皱纹的脸。老头也不烦，满是爱怜地轻轻地拍拍它：别闹昂宝贝。看爸爸打牌奥。

我被对面这对“父子”闹得没心情打牌，胡乱打了几把就借口溜掉了。

晚上碰到邻居老张，我说，那个老头太古怪了，打个对调还抱着小狗，别扭。老张说，你新来的不知道，我们都习惯了，他年轻时就遭遇丧子之痛，孩子那时才十九岁，高考刚结

束，据说马上要到名牌大学读书了，结果出了车祸。老头和老伴多年来都走不出来，亲戚给他们送来这只小狗，他们像对待宝贝一般和这条小狗相依为命。前几年，老伴也去世了。这狗就更成了老人唯一的亲人。这只狗就是老头的命呢。半秒钟都离不开。

正说着，我看见那老头正抱着他的“命”在小区的东门慢慢地往西走，秋风来了，一两片黄色的树叶，飘落到老人的花白的头上……

杨老板的狗

我们这个小区，两样东西最有名：一个是杨老板，某煤矿大老板，有钱，肥得流油。杨老板膘肥体壮，挺着个大肚脯，浑身名牌，走路脸朝天；另一个，就是他的爱犬，高大威猛，不可一世。小区里的人见着这二位，都尽量躲着。

前一阵儿，上面下来通知，小区里不准养烈性犬。大家都说，这下好了，杨老板的狗该有人管了。可是，别的狗都有了收

敛，杨老板的狗照样耀武扬威。

“谁敢动我的狗？不要命了？”杨老板也斜着眼，戴着大金戒指的肥手夹着大雪茄。

前几天，一个扫楼道的女人在扫杨老板单元的楼道时，被杨老板的狗咬了。杨老板甩给女人五百元钱：“去打狂犬疫苗吧。”

又过了几天，杨老板的狗又惹事儿了，咬了一个女孩儿的手。这女孩儿

是个手模，要三十万赔偿！杨老板有些心疼，但又怕女孩儿跟他打官司，那对他的生意不好。杨老板咬咬牙，把钱给了。杨老板踢了爱犬一脚：“咬人你也看看啊，乱吠！”

时间不久，杨老板还是眼含热泪，狠着心把爱犬送进了屠宰场。据说，这次咬的人是主管工矿的市里要员。那要员说了，赔钱是小事，赶紧把那畜生给我办法！

有一首歌

没想到，五十年后，我再一次见到了左老师，是在“左老师从教五十周年庆祝会”上。

当年，学校来了一位年轻的音乐老师，大而亮的眼睛，梳着长长的辫子。三年后，她开始教我们二年级音乐。

“我姓左，这学期，我教你们音乐。今天，咱们学唱《我的祖国》。现在大家跟我唱：一条大河，波浪宽……”“一条大河，波浪宽……”……“听惯了船公的号子……”我忽然大笑起来：耗子？“什么耗子？是号子！”“你唱的是耗子嘛。”我回道。同学们都哈哈大笑起来：“你，给我出去！”我昂头走出教室，到了门口，还冲左老师做个鬼脸。同学们又大笑起来。一节课，被我搅得连一首歌也没唱完。

下周音乐课，左老师说，今天咱们继续学习，谁要是再调皮，我就叫你们家长了。刚说到这里，

只听见左老师“啊”的一声，一只青蛙从粉笔盒里蹦了出来！

左老师病了，连着好几周没来上课。后来，就听说她去西北支教了。我再也没有了左老师的消息。

“左老师，还认识我吗？那个唱歌搞怪的……”我在朋友的搀扶下，站了起来。

“哦，小北！”左老师终于想起来了，笑了，“小调皮鬼。怎么，你的腿？”

朋友抢先告诉左老师：小北是在边关哨所为

了国家安全负了伤的军人……

“现在会唱《我的祖国》了吧？”左老师笑问。

“对了，相信你早就学会唱这首歌了。”左老师接着又意味深长地说。

一条大河，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……这是美丽的祖国，是我生长的地方……

左老师和我们一起深情地唱了起来……

